

戰時體制下臺南師範學校學生的 軍事訓練與動員（1937-1945）

鄭政誠

摘要

創立於1899（明治32）年的臺南師範學校，不但是日治時期南臺灣初等教育師資培育的重鎮，更是當時少有的中（高）等學府，因而成為學子們升學與報考的主要對象。原本應以春風化雨為目標的南師校園，隨1937（昭和12）年日本對外侵略戰爭的開啟，也被迫走上軍國主義的道路，學生們的課業學習不但多受耽擱影響，隨戰爭的愈加急迫，各種軍事訓練與動員更被推向極致。

在軍事訓練方面，除一般校內之軍事課程外，南師學生還以「學徒奉公」名義被編納到「學徒奉公隊」，參與防空訓練、陣地構築、軍事服務等各項勞務工作。而在軍事動員部分，原本師範生可享有緩徵與役期縮短權利，隨日本戰事吃緊，非但既有權利被取消，兵役年齡更逐年降低，高年級學生因此被徵召為「學徒出陣」，分赴中國與南洋各地作戰；至於低年級學生，雖未達徵兵年齡，也因盟軍可能登陸，遭日方以學徒兵名義強迫加入「學徒隊」，擔負起臺灣本島警備防衛工作。學校教育為軍事動員所取代，原欲「逐筆」的學習生活不但變成「執槍」的軍事生活，也成為戰時體制下南師學生的重要集體記憶，影響深遠。

本文主要利用南師內部的刊行品、報紙、回憶錄與時人研究等材料，實證析論中日戰爭爆發後，南師學生旁及於他校學生所面對的軍事訓練、軍事戰鬥與軍事防衛，藉學生們的追憶與論述，凸顯戰爭對教育與師範生所帶來的衝擊與影響。

關鍵詞：軍事動員、臺南師範學校、學徒出陣、學徒兵、學徒隊

Military Training and Mobilization of the Student of Tainan Normal School under the Wartime (1937-1945)

Cheng-chen Cheng^{*}

Abstract

Tainan Normal School, the most important educational institute in south Taiwan, was founded in 1899 and became the main source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when Japan's occupation of Taiwan. In 1937, Taiwan was pushed to the point of chaos of war because Japan had started to invade China, resulting in change not only the original peaceful campus life, but also of the addition of the military training and mobilization onto all normal students.

Besides, previously the students of Tainan Normal School had both the rights of postponed levy and of shortened the term of military service, but now they were cancelled subsequently by the wartime policy. The senior student were all conscripted and dispatched to battlefields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while the younger ones were enlisted as the "Student Soldiers" and arranged to the "Student Force", under the Japanese Empire Army, to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defense for the Taiwan Island. From then on, the war experiences implanted in their minds have since became their eternal memories.

This paper uses the publications by Tainan Normal School (renamed National Tainan University from 2004), newspapers, memory records, and the relevant studies on this subject to discuss the military mobilization, training, fighting, and defending undergone by these students, with a view to highlighting the impact and influence of war on them.

Keywords: Military Mobilization, Tainan Normal School, Student Conscripted, Student Soldier, Student Force

^{*}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戰時體制下臺南師範學校學生的 軍事訓練與動員（1937-1945）*

鄭政誠**

壹、前言

臺南師範學校（2004 年已改為國立臺南大學，以下簡稱南師）自 1899（明治 32）年創校以來，即肩負南臺灣初等師資培育的重任，雖然初創不久即因招生情況不理想而遭廢校，但隨公學校新增所需之教育人員，自 1919（大正 8）年起，南師又獨立設校且持續營運至今，¹ 可說是日治時期培養臺灣社會菁英的重要機構，也是目前臺灣少數校齡超過百年之高等學府。

原本應以春風化雨為目標的南師校園，自 1937（昭和 12）年日本對外發動侵略戰爭後，被迫走上軍國主義的道路，強烈的軍事色彩瀰漫整個校園，非但一般課業學習多受耽擱影響，隨戰爭愈加急迫，各種加諸於學生身上的軍事訓練與軍事動員更被推向極致。在軍事訓練方面，南師學生除校園內既有的軍事訓練課程外，還遭日方以「學徒奉公」、「學徒勤勞」等名義被編納到「學徒奉公隊」，參與防空訓練、陣地構築、軍事服務等各項勞務工作；而在軍事動員部分，原本師範生可享有緩徵與役期縮短權利，但隨日本戰事吃緊，非但既有權利被取消，兵役年齡更逐年降低，高年級學

* 本文承蒙二位匿名審查人提出許多寶貴意見，特此申謝。唯文中若有疏漏舛誤之處，仍由筆者自負。

收稿日期：2014 年 1 月 5 日；通過刊登日期：2014 年 3 月 21 日。

**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

¹ 有關南師在初創之際的存廢經過研究，可參閱吳文星，〈日治時期舊制臺南師範學校之探討（1899-1904）〉，收入張清榮主編，《南師壹百年》（臺南：臺南師範學院，1998 年），頁 113-121。

生被徵召為「學徒出陣」，分赴中國、日本與南洋各地作戰，低年級學生雖未臻役齡，也因盟軍可能登陸，遭日方以學徒兵名義強迫加入「學徒隊」，擔任起臺灣本島警備防衛工作。由於教育為軍事所取代，嚴格的軍隊訓練與戰爭情景遂成為戰時體制下這群南師學生的重要集體記憶，影響可謂深遠。

歷來研究學校發展的論著雖不乏，坊間也多有回憶戰爭時期的書刊，但以單一學校在戰時體制下的軍事訓練與軍事動員為研究主題者卻不多見，就個人所悉，除蘇曉倩對日治時期整體實業學校學生因軍事訓練而起之身體規訓的討論外，² 僅徐聖凱對臺北高等學校、³ 朱佩琪對臺中一中、⁴ 鄭麗玲對臺北工業學校、⁵ 謝濟全對嘉義農林學校、⁶ 何義麟與簡宏逸對臺北師範學校⁷ 有相關軍事訓練與動員的介紹，然除徐聖凱與朱佩琪二書，各以一節篇幅分述戰時體制下臺北高校的教育與肆應、臺中一中的戰時學校生活外，其他各書則因側重角度不同，僅附屬在校史沿革發展中簡述，致未能深入析論。

由於歷來以學生為主的軍事訓練與軍事動員研究較顯不足，且探究此等課題亦可連結軍事史與教育史兩種面向，更重要者乃師範生肩負初等教育使命，原本就是日本政府在思想與身體規訓上的主要對象。職是之故，本文選擇南師為研究對象，利用南師內部刊行品與學生回憶錄為主要論述材料，旁及於官方檔案、報紙與前人研究，藉此實證析論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南師學生所面對的軍事修鍊與軍事動員，問題主要聚焦於：一、日本政府如何強化南師校園內外的軍事教育與訓練；二、此等軍事教育與訓練對爾後的軍事動員關連為何；三、南師學生對各種軍事訓練與動員的反應與感受又為何。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臺人直至日治末期方有兵役義務，且檢視相關回憶性文字資

² 蘇曉倩，〈身體與教育——以日治時期臺灣實業學校的身體規訓為例（1919-1945）〉（南投：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³ 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與菁英養成》（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12 年）。

⁴ 朱佩琪，《臺籍菁英的搖籃：臺中一中》（臺北：向日葵文化公司，2005 年）。

⁵ 鄭麗玲，《臺灣第一所工業學校——從臺北工業學校到臺北工專（1912-1968）》（臺北：稻鄉出版社，2012 年）。

⁶ 謝濟全，《山子頂上的草根小紳士：日治時期嘉義農林學校之發展》（臺北：稻鄉出版社，2009 年）。

⁷ 何義麟、簡宏逸編著，《圖說臺北師範校史》（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13 年）。

料，南師臺籍學生對軍事訓練與動員的訴說較顯不足，致無法有效析論該校臺、日籍學生在軍事訓練與動員上的差異與感受，為克服研究侷限，本文另佐以其他中等以上學校臺籍學生的論述與回憶，藉此揭露、比對日治時期臺籍學生對軍事訓練與戰爭的想法與作為。

貳、軍事訓練的強化

日治之後，在「富國強民」與「體位向上」（增強體能）的政策下，臺灣總督府仿日本文部省之規定，在各中等學校設立以強化體能與類似新兵基本教練之體操科。雖然體操科已有軍事課程的芻形，但真正將軍事教育置入課程中，還是要等到 1925 年「陸軍現役將校學校配屬令」（以下簡稱配屬令）的頒布。⁸ 由於日本政府於是年實施大規模裁軍，為避免職業軍人失業後變成浮浪者，打擊日本帝國軍人士氣形象，遂發布該配屬令，將資遣的現役軍人分配到日本國內及殖民地中等以上學校服務。⁹ 為配合配屬令的頒布，臺灣總督府也仿日本文部省之規定，在臺灣中等以上學校增設以軍事課程為主之教練科，另原屬社團或應為體育課程性質之武道（含劍道、柔道等）一科，亦遭日人強化成軍事操練科目，是以如基本教練、軍事操練（含演習、模擬戰、持槍戰鬥教練）、軍隊參觀、行軍與國防體育競賽（如荷槍馬拉松賽跑、實彈射擊比賽等），在中日戰爭前已是臺灣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的重要學習活動。¹⁰ 進入到戰時體制，舉凡軍事基地參觀、軍事防空演習、軍隊軍旗祭、日軍在華軍事行動成果專題演講與實彈射擊比賽等，更是不勝枚舉。此外，還有志願兵與學徒兵的徵募、訓練與動員，是以此時的軍事訓練與軍事動員可謂已全面開展。

⁸ 鄭政誠，〈準軍人的養成——日治時期臺灣中等學校的軍事訓練〉，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主編，《日據時期臺灣殖民地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年），頁 297-298。

⁹ 依配屬令規定，基本上大學配屬將校，高等學校與專門學校則配屬大佐或中佐。至於中學校則配置少佐或大尉。至 1930 年，隨日本強化軍備，將校資格降低，中等學校實際配屬經常只是准尉級而已。雖然降階配置，然每年陸軍省仍會派遣高級將校為校閱官，對各校軍事教練的成果實施檢閱。見寺田近雄著，廖為智譯，《日本軍隊用語集》（臺北：麥田出版社，1999 年），頁 160-161。

¹⁰ 遠藤芳信，《近代日本軍隊教育史研究》（東京：青木書店，1994 年），頁 637-639。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後，隨日本軍國主義的氣焰高漲，臺灣軍司令部也宣布臺灣進入戰時體制，¹¹ 唯因日軍初期的節節勝利，加以戰場遙遠，臺灣本島對於戰爭並未有太多感受，宜蘭眼科名醫陳五福（1918-1997）在個人回憶錄上曾言：「學校依然照常上課，街坊仍舊播放著日本流行歌曲，社會呈現一片祥和、浪漫的景象。意氣風發的學生，於酒館飲酒、狂歡如故。」¹² 話雖如此，由於日本為強化臺灣民眾的「同仇敵愾」，雖然攸關軍事戰鬥防衛的動員密度與急迫性不高，但各種負有軍國思想教育的活動卻十分頻仍，如慶祝勝利之提燈遊行、國威宣揚祈年祭、靖國神社臨時大祭、滿洲事變紀念會等，可謂不一而足；另對戰局發表演說訓話、防空防護演習、神社參拜、祭祀日本軍功將領、追悼參戰陣亡校友、閱讀天皇勅語詔書等，亦所在多有。要之，在戰時體制下的南師學生需隨日人頒布的各项政令而動員，校園內的戰爭教育已被高唱。

一、軍事校閱與演習

在戰時體制下，面對戰爭急需的兵員，日本政府認為若能將在校生規訓成「準」軍人，則可縮減入伍時之基礎訓練時程，收事半功倍之效，是以南師學生的軍事訓練在中日戰爭爆發後也更趨嚴格。時在南師地理科任教的南海巖曾感慨地說，中日戰爭爆發後，南師學生便在「國家總動員法」的體制下，迎接常態性的軍事訓練強化時期。¹³ 為求軍事訓練的成效，日本政府除在各中等以上學校特設教練科（1941 年後改稱體鍊科）總其事外，陸軍省每年更派遣高級將校到各中等以上學校進行校閱評比。關於教練科的增設目的在「中等學校教練教授要目規則修正」中曾有清楚標示，謂教練科以增進學生軍事基礎教練，培養至誠盡忠之精神，進行身心一體之實踐鍛鍊，藉此增進國防之能力。¹⁴ 要言之，培養強健身體，發揚皇國思想與訓練軍事能力就是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在戰時體制下應接受的軍事規訓。

¹¹ 古野直也，《臺灣軍司令部（1895-1945）》（東京：國書刊行會，1991 年），頁 265-266。

¹² 張文義，《回首來時路——陳五福醫師回憶錄》（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1996 年），頁 86。

¹³ 南海巖，〈薄明青春を生きる〉，收入臺灣總督府臺南師範學校同窓會，《南師同窓會會報》，第 30 號（1985 年 10 月），頁 4。

¹⁴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官報》，第 31 號（1942 年 5 月 9 日），頁 37。

南師學生在接受各項軍事訓練後，是否合乎要求，則有待軍事教練的檢閱與核定，在 1936 年底的《臺灣日日新報》上，曾對南師的軍事校閱有如下刊載，謂南師該年度的教練檢閱定在 12 月 5 日上午八時半於該校舉行，由臺灣步兵第二聯隊長高橋良為查閱官。¹⁵ 檢閱流程為先檢查資料文件，之後聽取簡報，接著再針對全校學生進行分列式、戰鬥教練、防空演習及毒氣瓦斯防護之檢查及校閱。¹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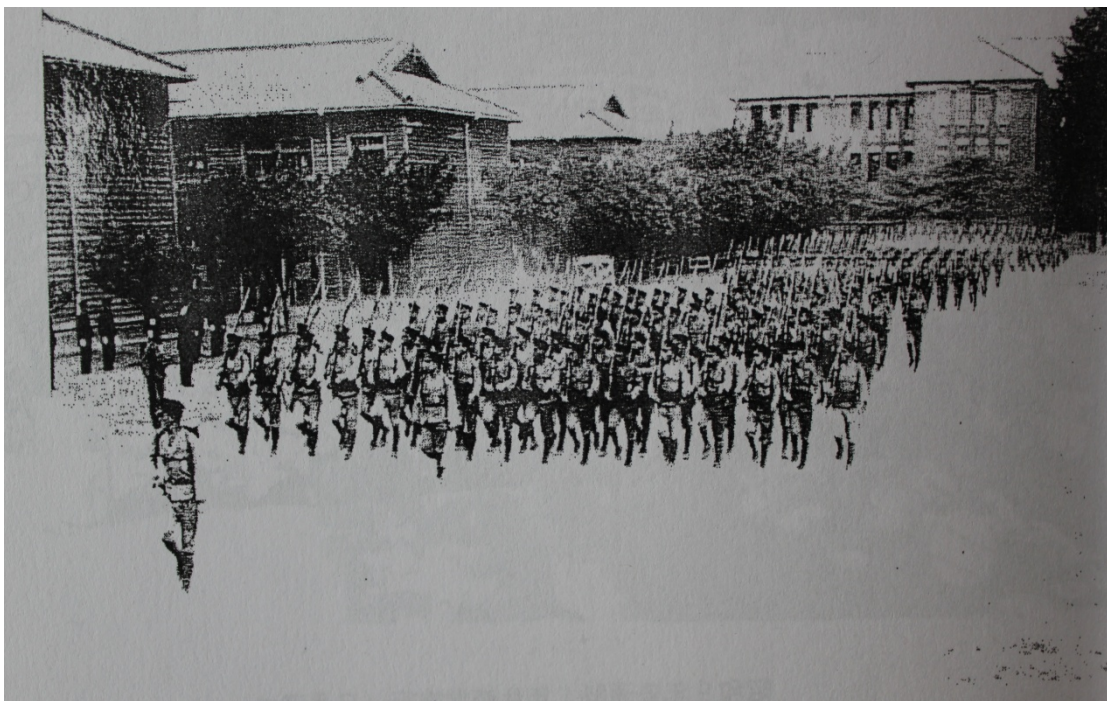


圖 1、1940 年南師學生在軍事檢閱後的分列式

資料來源：臺南師範同窗校史會編輯委員會，《ああわが母校臺南師範（上）》（出版地不詳：臺南師範同窗會，1980 年），附圖。

面對軍事校閱此等大事，在南師校友回憶性的文字中常可見及，如畢業於 1944

¹⁵ 田中一二編，《臺灣年鑑》，昭和 12 年版，「武官職員錄」（臺北：臺灣通信社，1936 年），頁 390。

¹⁶ 〈臺南／教練查閱〉，《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臺北，1936 年 12 月 4 日，版 8。

年本科¹⁷的森義宣就說，在軍事檢閱前，每天下課後所做的就是接受嚴格的軍事教練與射擊練習，查閱當天上午還要進行校內大掃除、作物栽種與奉公訓練等工作。至晚上六時開始接受夜間查閱，全體學生步行至南師附近忠靈塔廣場前（今臺南市體育路極限公園）等候，至七時，由小喇叭吹奏軍樂開始，查閱官臺灣軍兵務部長藤岡武雄少將進場檢閱。不久，聽見友軍步哨發射大砲的聲響，校閱指揮官命第二分隊發射輕機槍，正式進行攻擊。攻擊結束後，夜間查閱也告結束，但查閱官長藤岡少將僅評定此回表現為「良好」，師生頗為憂慮。至翌日清晨九時四十分，藤岡少將再進行全校學生分列式的檢閱，十時進行射擊檢閱，至下午五時半全部檢閱完畢，最後藤岡少將改以「好評」總結此回的軍事檢閱，南師師生也終於鬆了一口氣。¹⁸

除了森義宣的回憶外，在 1945 年畢業的小方佐平治也曾提到，在 1944 年初為教練查閱，南師學生便在臺南市郊夕見之丘公園處，開始接受各種先行訓練，包括日夜行軍、偽裝與攻防戰等，由於過度勞累，身體發熱，竟因此染上法定傳染病——傷寒。¹⁹綜上所述，軍事檢閱對南師學生而言，可謂是集身體勞動、身體規訓與戰技戰法傳授之特殊活動，但也可能是戰爭時期的校園「夢魘」。

除軍事檢閱外，校際間的聯合軍事演習也常是日本軍部對學生軍事訓練成果優劣的判定依據。此種演習通常由配屬將校帶領中等以上學校的高年級學生進行為期兩天以上的軍事對抗，由於是跨校甚或是跨單位的軍事演練，故參與人數眾多，非僅臺灣軍司令部與各中等以上學校高度重視，地方當局亦視此為年度大事。如 1934 年初的臺南州聯合軍事演習，臺南州各中等學校，如南師、臺南一中、臺南二中、嘉義中學與嘉義農校等皆參與演練，觀禮來賓近百名，參與演習人數約 1,300 名。演習共分兩天，從 1 月 21 日上午天氣濕冷的師對抗開其端，至翌日上午嘉義火車站前的閱兵分列

¹⁷ 1943 年 3 月，總督府依日本內閣決議修訂「師範教育規則」，將師範學校升格為專門學校，原普通科 5 年與演習科 2 年，合計 7 年的修業學制改為預科 2 年與本科 3 年，共 5 年的修業年限，並於當年 4 月 1 日實施。見臺南師範同窗校史會編輯委員會，《ああわが母校臺南師範（上）》（出版地不詳：臺南師範同窗會，1980 年），頁 312。

¹⁸ 森義宣，〈決戦下の査閲〉，收入臺南師範同窗校史會編輯委員會，《ああわが母校臺南師範（下）》（出版地不詳：臺南師範同窗會，1980 年），頁 402。

¹⁹ 小方佐平治，〈私とチフス〉，收入臺灣總督府臺南師範學校同窗會，《南師同窓會會報》，第 38 號（1989 年 12 月），頁 18-19。

式做結。²⁰

將學生分成南北兩軍對抗的軍事演習，在中日戰爭爆發後也持續進行，如 1938 年底於嘉南平原新營附近展開的臺南州各中等學校聯合演習又是一例。是年 12 月 23、24 日兩天，計有南師、臺南一中、臺南二中、嘉義中學、嘉義農林學校與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共 1,300 餘名學生參加。23 日上午八時對抗開始，兩軍主力於新營郡後壁庄附近展開對決，下午進行追擊與轉進之演習，並進行紮營。24 日清晨於嘉義市郊進行拂曉戰，最終於嘉義市內進行閱兵分列式、講評與訓詞，並在完成「武運長久」的祈願儀式後，於是日中午宣告結束。據報導，此回跨校性軍事聯合演習的目的在鼓舞戰時體制下學生的士氣，並體會前線戰士的辛勞，所以將 6 所學校分成南北兩軍進行對抗，舉凡正面交鋒、拂曉戰、追擊、轉進之演習，皆類同實戰進行。而為求逼真與實效，在聯合演習前半個月，各校配屬將校與教練教師都被要求參加關於該回演習的說明會。²¹

軍事演習對學校的教學運作影響頗大，尤其是課業更耽誤不少，是以 1943 年因暑假返回日本家鄉的宮本清，回憶當他在新學年度返臺時，因戰事關係無船可搭，苦候至 11 月 20 日才順利搭上大阪商船熱河丸，沒想到此船遭盟軍擊沈，所幸他身著救生衣才僥倖逃離鬼門關。待 11 月 28 日，當宮本輾轉回到南師時，竟又發現學校宿舍空無一人，因為全體學生都去參加軍事演習了。²²

要之，隨中日戰爭的爆發，南師學生已如同新兵開始接受各項軍事操練，無論軍事訓練的檢閱，抑或是類同戰爭的師對抗操演，皆為其後自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所急需的高度軍事動員社會先做準備。

²⁰ 〈步武堂堂 驛前の閱兵式〉，《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4 年 1 月 23 日，版 3；〈臺南州下中等校警官聯合大演習附近民實地觀戰〉，《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臺北，1934 年 1 月 23 日，版 4。

²¹ 〈嘉南大平野で學生の大演習 廿三、四兩日開戦〉，《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8 年 12 月 6 日，版 5。

²² 宮本清，〈夏休みの帰郷〉，收入臺灣總督府臺南師範學校同窓會，《南師同窓會會報》，第 35 號（1988 年 6 月），頁 15。

二、軍事修練

除軍事校閱與演習外，南師學生與其他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一樣，還須從事由總督府指定之各項勞務工作，即所謂「學徒奉公」。由於戰爭不斷擴大，日本政府一方面為補充兵員，另一方面也為防止盟軍攻擊，遂要求臺灣總督府依指示於 1942 年 1 月 3 日以訓令第一號發布「學徒奉公隊規程」，將臺灣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編入學徒奉公隊。要求學生參與戰技及防空訓練、糧食增產、陣地構築、軍事服務、神社清掃、探視病患及其他各種勞務工作，以達盡忠報國之目的。²³ 至 1944 年底，隨「學徒勤勞令」的頒布，凡依國家總動員所需之運輸通信、衛生救援、試驗研究、土木建築與警備等任務，經總督指定或經地方州廳提出請求，學生更須積極參與。²⁴ 由此可知南師學生忙於軍事訓練與生產勞動，正式課程恐多受耽擱，學習時間也大受影響。

至於歷來較為舒緩的暑假生活，日本政府為強化學生報國決心，規定學生需參加學校特別規劃的夏季特別修練。其實早在 1938 年 6 月，文部省即頒布「集團勤勞作業實施要件」（集團的勤勞作業實施に關する件），要求學生在暑假進行義務勞動，其中也包含軍事性項目。²⁵ 如 1943 年夏天《臺灣日日新報》曾報導屏東地區之各中等學校，為響應戰爭急需兵源之策，紛紛成立軍人志願者鍊成會，並利用暑假時間積極練習。時南師預科²⁶ 與屏東中學、屏東農業學校、屏東實踐商業學校等，也曾積極辦理夏季特別修練，有關各校之訓練項目內容，可參閱下表 1 所示：

²³ 「訓令：學徒奉公隊規程」，《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4382 號（1942 年 1 月 3 日），頁 1；佐藤源治，《臺灣教育の進展》（東京：大空社，1998 年 9 月），頁 182-186。

²⁴ 「府令：學徒勤勞令施行規則」，《臺灣總督府官報》，第 820 號（1945 年 11 月 17 日），頁 62；尾形裕康，《日本教育通史》（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80 年），頁 298-299。

²⁵ 高橋英男，《臺灣における「學徒兵」召集の實態とその法的背景》（東京：著者自印，1998 年），頁 2。

²⁶ 南師預科原為 1940 年成立之屏東師範學校，至 1943 年隨南師升格為專門學校，屏師被併入南師，成為南師預科，修業 2 年，入學資格為國民學校高等科畢業或文部大臣認定之同等以上學歷者，唯校地仍在屏師原校址。

表 1、1943 年屏東地區各中等學校夏季修練計畫內容一覽表

學校	夏季修練計畫項目
南師預科	1.軍事講習 2.青年團指導者訓練 3.增產奉公作業 4.戰技訓練 5.游泳練習 6.學業練習
屏東中學	1.軍人志願者夏季鍊成 2.游泳夏季鍊成 3.駕駛、馬術、航空、海洋訓練 4.槍術、劍道與柔道夏季鍊成 5.登新高山 6.勞動作業 7.全校行軍
屏東農業學校	1.體力檢查 2.駕駛、馬術、航空、海洋訓練 3.農場開墾與農場實習
屏東實踐商業學校	1.游泳與競技練習 2.防空演習、校內作業、作物增產 3.急救講習 4.行軍與相撲練習 5.劍道練習、排球練習、學校美化作業 6.軍部奉公

資料來源：〈軍人志願者鍊成會もある 屏東各學校夏季修練計畫 臺南師範豫科〉，《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43 年 7 月 30 日，版 4。

由於日軍在太平洋戰爭中已漸退敗，為因應戰局變化，以圖國防能力之強化，而備未來軍務之需，日本閣議遂於 1943 年 6 月頒布「學徒戰時動員體制確立要綱」，要求中等學校三年級以上學生需加強戰技訓練（含航空、海洋、馬術訓練等），全體學生還需加強防空訓練。²⁷ 就表 1 觀之，正呼應此一要綱內容，故南師預科學生也與

²⁷ 高橋英男，《臺灣における「學徒兵」召集の實態とその法的背景》，頁 3；〈學徒動員體制的確立〉，《讀賣新聞》，東京，1943 年 6 月 26 日，版 7。

其他屏東地區的中等學校一般，特別強化軍事、戰技、游泳等各項練習，務使其能全面擔任防衛國土協力者之角色，成為日本對外戰爭的軍事人力資源。

關於學徒奉公的實景，1943 年為南師預科二年級生的山田尚夫曾回憶說，由於他們是預科高年級生，是年 5 月份在進行軍事講習後，隨即被編到鳳山第四部隊接受短期嚴格訓練，期間適逢日本首相東條英機（1884-1948）預計前往爪哇途中，座機暫降落於屏東機場，為此，該部隊隨即進行機場整備，忙做掩體壕與排水溝等。至 1944 年春，該部隊移防至屏東市，南師預科學生也隨之在該地進行防空壕挖掘與警備勤務等工作，是以讀書時間亦相對減少。²⁸

為躲避日本國內遭盟軍空襲所可能引發的戰亂，而於 1944 年 4 月底來臺就讀南師本科的渡邊清隆也曾回憶說，是年入學時，南師宿舍已如同軍隊的內務班，宿舍規定如同軍隊一樣嚴苛，如進入長官房門前，須在入口處報上學年、姓名、來由，受許可後方可進入。而原本的起床號也改由軍樂小喇叭所取代，每日皆在學校內挖防空壕，之後繞學校周圍跑步，早餐後再進教室進行課業，唯一可安慰者乃星期日可外出。另一方面，隨戰局日益緊迫，即便在暑假也需勤勞動員，曾在臺南航空隊、仁德機場等地進行掩體構築；而為阻止美軍戰車登陸，也曾在臺南喜樹至灣裡海岸進行陣地構築工事，作業時間甚長，有時在往返途中忽遇大雨，被雨淋濕也只能高唱軍歌解悶。²⁹

面對各種軍事訓練的學徒奉公，南師學生到底如何看待，據 1944 年入學本科的新生國友一治回憶，謂當時進入南師就讀時，宿舍已軍隊化，第一棟宿舍稱為第一中隊，第二棟宿舍稱為第二中隊，各棟宿舍的第一間房就稱為第一班，依此類推。由於戰時物資缺乏，每天總覺肚子空空，而且每晚還要飽受學長的制裁磨練，所以在南師就讀的回憶實在「不甚愉快」。³⁰另出身於鹿兒島縣，1943 年畢業於南師演習科的茶圓實也說，當時在校共 7 年的修業學習時間，幾乎都與戰爭共終始，尤其當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如歡送出征部隊、迎接戰歿將士的遺骨與各種軍事相關之奉公作業大增，

²⁸ 山田尚夫，〈南師の思い出：臺南—屏東—臺南〉，收入臺灣總督府臺南師範學校同窓會，《南師同窓會會報》，第 37 號（1989 年 6 月），頁 8。

²⁹ 渡邊清隆，〈戰爭末期の南師生活〉，收入臺南師範同窓校史會編輯委員會，《ああわが母校臺南師範（下）》，頁 490；渡邊清隆，〈本科 3 期會が發足〉，收入臺灣總督府臺南師範學校同窓會，《南師同窓會會報》，第 51 號（1996 年 6 月），頁 5。

³⁰ 臺南師範同窓校史會編輯委員會，《ああわが母校臺南師範（下）》，頁 3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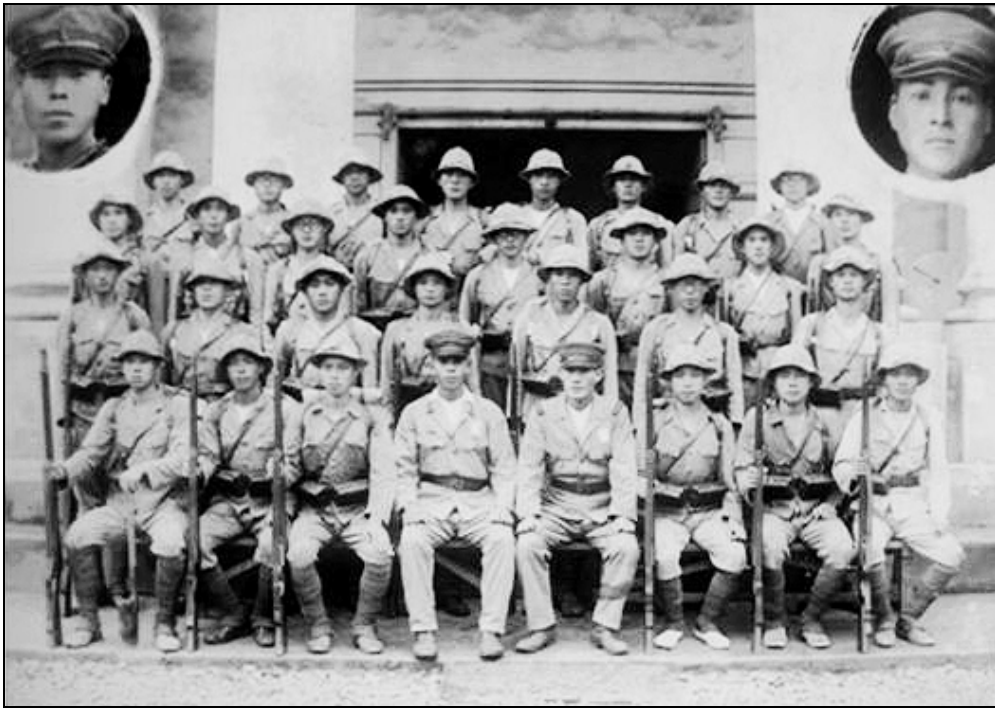


圖 2、1939 年南師學生臺南第二聯隊之軍事講習紀念照

資料來源：國立臺南大學校史室藏。

要繼續讀書進學實有困難。³¹ 還有 1943 年從日本國內來臺就讀南師本科的富永一郎也回憶說，當時學校的物資奇缺，南師販賣部僅剩麵食代用品，如海藻製品之類的食物而已，但學生們仍常排隊苦候購買充飢，過了半年連代用麵食也沒了，所以在南師的求學生活可謂十分清苦。³²

要之，透過南師學子們的記述，可知戰時體制下的學徒奉公生活，除進行各類防禦工事與軍事訓練，致課業多受影響外。另一方面，因戰時物資嚴重短缺，對此刻因身體成長發育，需更多營養的年輕人來說，著實感到苦痛。

³¹ 茶圓實，〈南師の思い出：追想〉，收入臺灣總督府臺南師範學校同窓會，《南師同窓會會報》，第 35 號（1988 年 6 月），頁 13。

³² 富永一郎，〈孺慕情深〉，收入省立臺南師範學院九十年院慶特刊編輯委員會，《南師九十年》

叁、學生的兵役徵集

隨太平洋戰爭的爆發，面對臺灣即將成為戰場，日本軍部除增派他處軍隊駐守臺灣外，對學生的兵役徵集亦勢在必行，尤其是高年級生因接近（或已超過）役齡，更是戰爭動員不可或缺之主力。然由於師範生肩負初等國民教育之重責，故歷來在服役方面多有優惠，依日本「陸軍省陸普第 207 號令」，在 1920 年以前，師範生不僅可延期入營（可緩徵至 25 歲），畢業生更可選擇僅服役 1 年之短期現役兵，加上在學之軍事教練課程可折抵 6 個月役期，故實際服役時間僅約半年。³³ 唯自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於 1938 年修正「兵役法」，廢除半年的折抵期，至 1940 年後更將原有 1 年役期延長為 2 年，³⁴ 師範生原先之兵役優惠除緩徵外，可謂已全面取消，雖然至 1943 年 10 月，日本依勅令第 755 號所頒布的「在學徵集延期臨時條例」中，仍讓師範生與理、工、農、醫等科系的學生享有緩徵權利，³⁵ 但隨戰鬥人力的短缺，至 1945 年 2 月，日人已頒布「陸軍省令」第六號減少緩徵對象，除研究所、大學、醫學專門學校與高等師範學校理科學生外，原在緩徵之林的臺北高等學校、臺北帝國大學預科、各專門學校與師範學校均遭刪除，³⁶ 是以過去允許南師學生緩徵之規定也告全面停止。

由於急需戰鬥人員，非僅不得緩徵，至 1943 年 12 月 24 日，日本政府更依勅令第 939 號公布「徵兵適齡臨時條例」，將役男徵調的年齡從 20 歲調降為 19 歲，適齡

（臺南：省立臺南師範學院，1988 年），頁 86。

³³ 〈徵兵適齡ニ當ル一年現役兵取扱ニ關スル件通牒（臺北臺南師範學校）〉，《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3019 冊第 5 號；現代法制資料編纂會，《戰時・軍事法令集》，「兵役法施行規則」（東京：國書刊行會，1984 年），頁 40。

³⁴ 臺南師範同窗校史會編輯委員會，《あわが母校臺南師範（上）》（出版地不詳：臺南師範同窗會，1980 年），頁 289。

³⁵ 高橋英男，《臺灣における「學徒兵」召集の實態とその法的背景》，頁 4；宮原誠一，《教育史》（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1963 年），頁 320。

³⁶ 「省令：陸軍省令第 6 號」，《臺灣總督府官報》，第 912 號（1945 年 3 月 1 日），頁 6；高橋英男，《臺灣における「學徒兵」召集の實態とその法的背景》，頁 93-94；李國生，〈戰爭與臺灣人：殖民政府對臺灣的軍事人力動員（1937-1945）〉（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年），頁 166。

學生需接受臨時徵兵檢查，編入陸軍或海軍。³⁷ 翌（1944）年 10 月 18 日，日本政府依「陸軍省令」第四十五號修訂「兵役法施行規則」，同年 12 月 1 日，又發布「陸軍省令」第五十九號「陸軍召集規則改正」，將含殖民地臺灣在內年滿 17 歲以上之學生編入兵籍。³⁸ 此後，年滿 17 歲的學生也可隨時接受日本政府的徵召。

隨日本戰況惡化與徵兵年齡的降低，總督府也依「師範教育令」附則第四條，再度修訂師範生修業年限，將 1944 年度原本需修畢 3 年本科課程之學生，提前半年結束課業讓其入伍。³⁹ 至 1945 年 3 月，日本內閣會議更通過「決戰教育措置要綱」，除國民學校初等科外，其他學校自 1945 年 4 月起至翌年 3 月 31 日完全停止上課。⁴⁰ 換言之，南師學生原可因師範身分而享有緩徵與役期縮短權利者，卻因戰時各種新法的頒布而提早進入軍營。

由於戰爭局勢的轉變，學生隨時可能轉變成軍人身分，在 1939 年底受南師校長本田乙之進（1886-1947）推薦至該校服務的數學科教師稻浦龍一曾回憶說，在擔任普通科五年級導師時，日本戰局告緊，南師時時在強化軍事教育，本田校長在朝會時甚至強調校門需通營門，要學生修文練武以發揚皇國精神。⁴¹ 換言之，南師學生已面臨到隨時可能徵召的軍事動員，校園生活也將轉變為類同軍隊的軍事生活。

1943 年 10 月 21 日，日本東京都及周圍神奈川、埼玉及千葉 3 縣所在之 77 所專門學校以上約 2、3 萬名的學生，集結在明治神宮外苑，浩浩蕩蕩舉辦出陣學徒壯行會。緊接著下來，包括仙台、名古屋、關西、北海道、神戶、京都、札幌等地，也陸續舉辦出陣學徒壯行會，⁴² 揭開戰爭末期日本（含殖民地）青年學生入營的序曲。至於臺灣方面，同年 11 月 22 日，由皇民奉公會所主辦的出陣學徒壯行會也在臺北新公園展開，據《臺灣日日新報》所載，當天計有臺北帝大預科、臺北高等學校、臺北

³⁷ 〈徵兵適齡一年引下げ滿十九歳壯丁の検査を明年實行〉，《朝日新聞》，東京，1943 年 12 月 24 日，版 1；現代法制資料編纂會，《戰時・軍事法令集》，「徵兵適齡臨時條例」，頁 59。

³⁸ 臺南師範同窗校史會編輯委員會，《ああわが母校臺南師範（上）》，頁 311；高橋英男，《臺灣における「學徒兵」召集の實態とその法的背景》，頁 138。

³⁹ 臺南師範同窗校史會編輯委員會，《ああわが母校臺南師範（上）》，頁 312。

⁴⁰ 文部省，《學制八十年史》（東京：文部省，1954 年），頁 401。

⁴¹ 稻浦龍一，〈熱愛南師〉，收入省立臺南師範學院九十年院慶特刊編輯委員會，《南師九十年》，頁 46。

⁴² 蜷川壽惠，《學徒出陣：戰爭と春春》（東京：吉川弘文館，1998 年），頁 6-16。

高等商業學校及臺北各中等學校學生參加，該報雖未詳載確實的學徒出陣人數，但光送行的學校已有 29 所之多，參與的學生也高達兩萬餘名，陣容可謂十分龐大。⁴³ 無獨有偶，日本《讀賣新聞》也在同一天的晚報上刊載此則消息，並特別詳列此回學徒出陣壯行會中的儀式活動，包括宮城遙拜、捧讀宣戰詔書、學徒代表致詞、合唱海行兮軍歌與最後的武裝分列式等。⁴⁴

雖然《臺灣日日新報》與《讀賣新聞》並未刊載南臺灣的出陣學徒壯行會，但面對學長前往戰場可能一去不返，南師校園內的情義送別壯行會也紛紛展開，如 1945 年本科畢業的渡邊兵一就曾回憶說，由於戰時校門通營門的政策，致其修業年限縮短，上一屆的學長提早半年畢業，以海軍預備學生、特別甲種幹部候補生及現役兵等各種名義，陸續徵調入營。渡邊為歡送學長西村圭一郎入營，遂與其他未入營之學長、同學於 1944 年 8 月 12 日舉辦歡送會，並在南師校園內留下珍貴的合影。

據徐聖凱對臺北高等學校的研究，調在 1943 年 10 月以前，此種歡送壯行的對象都是教師、配屬將校或已經畢業的學生，至於未畢業的學生開始奉召入伍應在此時間點之後。而這些即將徵召的學生為提昇自己位階，通常會以報考陸海軍預備學生或甲乙種幹部候補生方式，積極爭取成為預備士官，若測驗成績不合格，就只能以一、二等兵的低階士兵身分留在臺灣，成為防衛臺灣的底層士兵。⁴⁵

有關南師學生進入軍營前後的作為，相關記載不乏，以在南師求學中渡過二次大戰的井上（後改名齊藤）元夫為例，調自 1944 年起的本科二年級生活即開始連日遭受空襲，終日在美軍可能登陸的安平海岸從事戰車壕的挖掘與仁德機場的整備工作，致無法順利上課；由於學徒出陣時被選任為步兵科，為求入伍前能有良好體力，晚餐後便與同為步兵科同學一起赤腳由縱貫鐵路向南奔跑至附近小丘鍛鍊體力；至於南師宿舍此時也搖身一變成為軍隊的內務班組織，各宿舍內均配有槍枝以應對美軍可能的登陸，雖有槍枝卻苦無軍鞋，只得製作草鞋應急；而在餓到睡不著的夜晚，常跑去廚房偷白菜吃，這對 20 歲不到食量甚大的年輕人來說乃常有之事，由於苦無食物可吃，故明知可能遭受退學處分，還是常從網球場偷溜至臺灣人家裡買饅頭，肚子餓時

⁴³ 〈ただ一途敵米英撃滅 若人勇躍國難に起つ 出陣學徒壯行會舉行さる〉，《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43 年 11 月 22 日，夕刊版 1。

⁴⁴ 〈臺灣の學徒出陣式〉，《讀賣新聞》，東京，1943 年 11 月 22 日，版 5。

⁴⁵ 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與菁英養成》，頁 214、227。

也只能喝水就寢，由於太過飢餓，感覺就像半個病人一樣。⁴⁶



圖 3、1944 年南師學生歡送學長海軍預備生西村圭一郎入營前之合影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臺南師範同窓會，《南師同窓會會報》，第 39 號（1990 年 6 月），頁 8。

在未下部隊前即有如此疲累、困頓之說，進入部隊恐亦難有好光景，齊藤元夫的後續歷程，或許也能呼應徵召服役與備戰的軍旅困境，其文字內容如下：

於戰局日益嚴苛，即使年輕學子也不被允許讀書，廢止緩徵，早一期的學長被編入預備生成為特別甲種幹部生或現役兵，半途捨筆棄學業，日日夜夜從宿舍進到部隊。各宿舍前都會擺放著書寫有「祝入營〇〇〇〇君」、「祈武運

⁴⁶ 齊藤元夫，〈入學から、引き揚げまで〉，收入臺灣總督府臺南師範學校同窓會，《南師同窓會會報》，第 36 號（1988 年 12 月），頁 8-9。

長久〇〇〇〇君」之白色大旗，全體唱著歌至臺南火車站送行。徵兵令不到一年又輪到我們，昭和20年3月10日，滿19歲的學生一起入伍從軍，我也被編入軍隊，一週前即以航空信告知在山梨縣家鄉的雙親，因為全體當兵故無送行者。於夜未明之清晨攜帶盥洗用具至學校集合，之後被編入關東軍所屬之長崎縣大村四六聯隊之大峰隊，不能使用電燈也無床，僅能在小麥粉摻土做成的土堆間活動，並接收山上的國民學校校舍作為兵營。在位於千餘公尺的山腰上，一鏟一鏟挖出隧道，該隧道內貯藏有武器、彈藥與糧食，怕美軍深夜登陸偷襲，所以特別教授斬殺技法。因為兵營缺水，所以只能用像骯髒抹布擰過的水來清洗飯盒，當然也無法洗臉洗澡，由於無法洗澡，在酷暑中僅著丁字褲生活，因長期穿著所以出現一大堆虱子，但從準備早餐開始持續到夜間工作不間斷，新兵根本連抓虱子的時間都沒有，僅有的時間也需要睡眠來補充體力。⁴⁷

由學生變成士兵，由平靜的校園生活變成戰鬥的軍隊生活，每位被徵召的學生其內心世界恐怕多有不同感懷。南師本科最後一屆畢業的日籍校友曾合編過一本《同期生史》，裡面記載78位同學在畢業後的情況，其中又以戰爭末年的歷練著墨最深，稱得上是南師學徒出陣的珍貴紀錄。在相關軍隊生活的描述中，戰備防衛工作的內容書寫不少，堪稱是最難忘懷者，試舉幾例，如：「每天皆在山腰從事陣地挖掘工作」（田端二郎）、⁴⁸「至高雄市壽山從事陣地構築」（金子善雄）、⁴⁹「部隊在高雄州岡山郡燕巢附近，多從事防空壕之挖掘」（中村久雄）、⁵⁰「每日至機場從事防空壕的挖掘工作」（澤井昇）、⁵¹「有陣地構築作戰與攻擊戰車之演習」（村岡祐喜）、⁵²「練習野戰高射砲對敵機的攻擊」（木原清明）、⁵³「飼養軍馬，於市內道路挖戰車壕」（磯松雄）。⁵⁴從這些戰前南師本科末屆同學部隊生活的共同追憶中，可謂相當程度延續

⁴⁷ 齊藤元夫，〈入學から、引き揚げまで〉，頁9-10。

⁴⁸ 田端二郎，〈卒業後の状況〉，收入中村健樹編，《昭和20年卒業同期生史》（臺南：臺南師範學校，1987年），頁2。

⁴⁹ 金子善雄，〈軍隊での思い出〉，收入中村健樹編，《昭和20年卒業同期生史》，頁15。

⁵⁰ 中村久雄，〈思い出〉，收入中村健樹編，《昭和20年卒業同期生史》，頁38。

⁵¹ 澤井昇，〈雜想〉，收入中村健樹編，《昭和20年卒業同期生史》，頁48。

⁵² 村岡祐喜，〈松本庸一君の靈を弔う〉，收入中村健樹編，《昭和20年卒業同期生史》，頁67。

⁵³ 木原清明，〈灰色の断層〉，收入中村健樹編，《昭和20年卒業同期生史》，頁90。

⁵⁴ 磯松雄，〈軍隊での思い出〉，收入中村健樹編，《昭和20年卒業同期生史》，頁95-96。

在校時的軍事訓練與學徒奉公作為。

要之，為求戰時大量軍事人力的補充與動員，日本政府與臺灣總督府相繼頒布各項法規，南師學生非僅修業年限縮短，既有緩徵與役期縮短之權利也遭取消。學生面對即將入伍的命運，對未來多抱不安，而各種軍事訓練的規範與制約，雖引起部分師生怨懟，但礙於軍國主義的復甦與橫行，並無法暢所欲言；入伍者則隨其天命或全身（受傷）而退，或戰死沙場，或隕命海上。

肆、學徒隊的警備防衛

對於戰爭而言，軍事訓練的終極目標即是應付戰鬥所需，1941 年 12 月 8 日，隨日軍偷襲美軍珍珠港基地，太平洋戰爭爆發，東亞局勢更趨緊張，原本如上述陳五福所言，學校依然照常上課，意氣風發的學生於酒館飲酒、狂歡如故的基調大變。據是時就讀南師本科一年級的山田尚夫所言，12 月 8 日在宿舍自習時聽到珍珠港事件的消息，之後又目睹海軍 69 式戰鬥機低空飛過南師，由於看到機身旁的炸彈與黑色發亮的機槍，加以戰鬥機飛過時的巨大轟隆聲響，感覺到戰爭已真實上演。⁵⁵

由於盟軍極可能對臺展開登陸攻擊，為強化臺灣軍事防衛力量，防止臺南地區受到盟軍攻擊，日本陸軍大本營遂將原駐守中國東北滿洲的第十二師團（代號：劍）⁵⁶移駐臺南，歸臺灣防衛之第十方面軍（代號：灣）所轄。第十二師團的師團長為人見秀三（1888-1946）中將，師團司令部設於臺南市東南方 13.8 公里外之關廟，其轄下的劍 8707 部隊則進駐南師校舍。南師紅樓二樓中央之會議室充作連隊長安置軍旗之所，並有軍旗衛兵站崗守護，至於大禮堂則充作軍需物資的囤放處，校區周邊則散布彈藥儲藏地，軍用卡車往返頻繁，著卡其服的士兵則穿梭其間，南師至此已成為軍事營區而非過往平靜的黌舍校園。⁵⁷

⁵⁵ 山田尚夫，〈南師の思い出：臺南—屏東—臺南〉，收入臺灣總督府臺南師範學校同窓會，《南師同窓會會報》，第 37 號（1989 年 6 月），頁 7。

⁵⁶ 劍為兵團略稱，日本於昭和 16 年 10 月為保密防諜且秘密動員兵力而設。

⁵⁷ 臺南師範同窓校史會編輯委員會，《あわが母校臺南師範（上）》，頁 314。

表 2、太平洋戰爭時臺灣防衛（含南西諸島）兵力配備一覽表

第十方面軍（代號：灣；駐地：臺北；軍司令官：陸軍大將安藤利吉）				
番號	代號	駐地	團長（軍階）	備註
第 9 師團	武	新竹	田坂八十八（中將）	編成地金澤，含步兵 7、19、35 連隊。
第 12 師團	劍	臺南關廟	人見秀三（中將）	編成地久留米，含步兵 24、46、48 連隊。
第 50 師團	蓬	屏東潮州	石本貞直（中將）	編成地臺北，含步兵 301、302、303 連隊。
第 66 師團	敢	花蓮港	中島吉三郎（中將）	編成地臺灣，含步兵 249、304、305 連隊。
第 71 師團	命	嘉義斗六	加藤章（少將）	編成地旭川，含步兵 87、88、140 連隊。
第 8 飛行師團	誠	臺中	山本健兒（中將）	司令部設於臺北。
獨立混成第 61 旅團	鎧	巴布亞島	田島彥三郎（少將）	
獨立混成第 75 旅團	興	新竹	奧信男（少將）	
獨立混成第 76 旅團	律	基隆	小川泰三郎（少將）	
獨立混成第 100 旅團	盤石	高雄壽山	村田定雄（少將）	
獨立混成第 102 旅團	八幡	花蓮、臺東	小林忠雄（少將）	
獨立混成第 103 旅團	破竹	淡水	田島正男（少將）	
獨立混成第 112 旅團	雷神	宜蘭蘇澳	青木政尚（少將）	
總兵力：約 169,000 人，其中海軍約 63,000 人。				

資料來源：臺灣會，《あ、臺灣軍：その思い出と記録》（臺北：南天書局複印，1997 年），頁 215；臺南師範同窗校史會編輯委員會，《ああわが母校臺南師範（上）》，頁 317。

雖然日軍在戰爭末期已呈敗退之勢，但為防備盟軍可能登陸臺灣，中等學校高年級以上的學生多受徵召入伍，至於較低年級的學生或無法受徵召者，由於日本政府已在 1945 年 3 月頒布「決戰教育措置要綱」，除國民學校初等科外，1945 年 4 月 1 日起至 1946 年 3 月 31 日，原則上停止學校教學。另一方面，日本政府自 1944 年起，陸續透過「兵役法施行規則」、「陸軍召集規則」與「陸軍特別志願兵令」的修訂，將年滿 14-18 歲者，以第二國民兵之名義編入本籍所在連隊區之兵籍，並歸該連隊區司

令官管轄。⁵⁸ 至 1945 年 5 月 22 日，日本政府又依勅令第 320 號頒布「戰時教育令」，宣布戰爭已進入最後決戰階段，澈底動員所有學生從事戰時需要的空中防衛、軍需品生產與勞動工作；同時為便於從事戰時各項軍事工作，也規定每所學校的教職員及學生需組織學徒隊。⁵⁹

學徒隊非僅在日本國內施行，臺灣總督府也依文部省令第九號頒布府令第 100 號，揭示相近的「戰時教育令施行規則」，即臺灣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亦需加入學徒隊。依規則所示，學徒隊以學部、學科、學年、學級為單位，必要時可組成特別聯合組織，學徒隊分設大隊、中隊、小隊、班等單位，以各校校長為學徒隊長，其餘各分隊隊長則由教職員、學生當中任命。⁶⁰ 為此，南師在校生也與其他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一般，以警備召集方式被編入部隊，成為第二國民兵，開始從事第二線防衛陣地、軍事基地及海岸地帶之警備防衛工作。

據當時為南師本科一年級新生的小浜潔回憶說，謂 1945 年 3 月，隨戰局惡化，他們全體新生旋即放棄學生身分，開始服所謂「學徒兵」的兵役。⁶¹ 對此，南師末任配屬將校綱島竹治中尉有較佳的回憶，謂 1945 年 3 月 20 日，進入到最後決戰體制，上級命令南師教職員生編成特設警備隊第 508 大隊，通稱臺灣第 13872 部隊（隸屬於第十二師團），並對所有學生發布臨時召集令，同時，該校及所有附屬學校之年輕老師亦遭動員。⁶²

第 13872 部隊基本上為臺南地區各中等以上學校所組成的特設警備部隊，下轄 4 中隊，第一中隊由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組成，第二中隊則為南師師生組成，第三中隊由臺南一中及臺南二中師生組成，第四中隊則由臺南工業學校、臺南農業學校及長榮中學校所組成。南師師生所編入的第二中隊，由於中隊長恰為綱島竹治，所以又稱為「綱

⁵⁸ 高橋英男，《臺灣における「學徒兵」召集の實態とその法的背景》，頁 54、68、76。

⁵⁹ 「勅令：戰時教育令」，《臺灣總督府官報》，第 986 號（1945 年 6 月 25 日），頁 6；文部省，《學制八十年史》，頁 753。

⁶⁰ 「府令：戰時教育令施行規則」，《臺灣總督府官報》，第 986 號（1945 年 6 月 25 日），頁 6-7；文部省，《學制百年史資料篇》（東京：文部省，1972 年），頁 42。

⁶¹ 小浜潔，〈希望という名の虚實〉，收入臺灣總督府臺南師範學校同窓會，《南師同窓會會報》，第 37 號（1989 年 6 月），頁 16。

⁶² 綱島竹治，〈學校と軍隊生活に 明れ暮けた臺灣時代〉，收入臺灣總督府臺南師範學校同窓會，《南師同窓會會報》，第 31 號（1986 年 5 月），頁 4。

島隊」。綱島隊的成員除少數未被徵召之教職員外，主要為本科一年級生（含修畢預科之學生），另有少數因體弱未被徵召之本科二、三年級學生。⁶³

據綱島事後的追憶，謂是日起所有南師學生均離開校長之手而歸其管轄，就部隊而言，由於中隊即是戰鬥單位，所以學生成為士兵，也自然成為與其生死相共的戰友。而在大隊編成時，第十二師團長人見秀三中將還特地檢閱，並以「各位需勵精軍務，以成為昭和的白虎隊」話語訓勉。⁶⁴ 綱島隊的主要任務有二：一為陣地構築，二為街道戰的戰備設防。在陣地構築部分，隊員除本部、指揮班、補給、看護等各種勤務外，每天上午八時均需至忠靈塔、賽馬場與潮見丘陵等地構築防禦工事，夜以繼日。由於時值盛暑且位居南臺灣，所以這些學生在烈陽下被曬得汗流浹背，十分辛苦。至於街道戰的防備工作，主要是在市內各重要道路據點，挖掘壕溝阻止盟軍戰車前進。此外，也依各戰略需求，在重要處所或民宅磚牆上挖鑿銃眼，作為防禦。⁶⁵

由於學生為學徒隊之主體，各種回憶性文字也成為判讀學徒隊運作的最佳材料，舉是時為南師本科新生的山田尚夫為例，謂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學校緊張度升高，急於挖掘防空壕，由於適逢戰時，所以宿舍變成內務班，鐘聲也換成小喇叭聲，且外出需著防空帽等。而隨日軍戰事由盛轉衰，他們這些學徒兵非僅要開始唱著「死在三途之川」與「邀鬼相撲」等歌曲，宿舍內還發給人手一冊《莎勇之鐘》，⁶⁶ 好讓其致力學習報國之精神。另同年畢業於本科的村上博保也說，當上學徒兵後，記憶最深刻者有忠靈塔廣場前的軍事檢閱，連軍馬班所養的 20 匹馬也需好好照顧以受檢閱。而除學校的壕溝挖掘工作外，也曾到安平海岸從事戰車壕挖掘與仁德機場建造零式戰鬥機之掩體壕工程等，在當時各項器材極端不足的情況下，南師學生仍設法克服萬難達成使命。⁶⁷

⁶³ 臺南師範同窓校史會編輯委員會，《ああわが母校臺南師範（上）》，頁 314-316。

⁶⁴ 綱島竹治，〈學校と軍隊生活に 明れ暮けた臺灣時代〉，頁 4。

⁶⁵ 臺南師範同窓校史會編輯委員會，《ああわが母校臺南師範（上）》，頁 319。

⁶⁶ 山田尚夫，〈南師の思い出：臺南—屏東—臺南〉，收入臺灣總督府臺南師範學校同窓會，《南師同窓會會報》，第 37 號（1989 年 6 月），頁 7。「莎勇之鐘」的故事主要記述臺灣原住民少女莎勇為出征日本老師背行李，不幸掉落溪流隕命而受時任臺灣總督長谷川清贈鐘表揚的故事。相關研究可參閱周婉窈，〈「莎勇之鐘」的故事及其周邊波瀾〉，收入該氏著，《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公司，2003 年），頁 13-31。

⁶⁷ 村上博保，〈同窓會と臺灣の數數の思い出〉，收入臺灣總督府臺南師範學校同窓會，《南師同

為抒解繁重任務壓力，另一方面也為強化綱島隊的精神與認同，據 1944 年入學南師本科國友一治的回憶，謂當時同為綱島隊員之南師附屬國民學校松下史生老師曾提議，以賞金日幣 5 圓方式向所有隊員募集隊歌，後經同校萩原賤臣老師修飾歌詞，再加上南師音樂科老師清野健的譜曲，一首代表綱島隊的「臺南師範學徒隊歌」終於產生，此後該首隊歌也成為南師綱島隊在各種軍歌演場時之重要曲目，⁶⁸ 歌詞試翻譯如下：

乾坤一擲來決戰（乾坤一擲決戰に）
打敗敵軍心所望（鬼畜の野望いや増せば）
離開學校盡忠去（學窓去りて尽忠の）
盡忠路上熱血漲（道に生きんと紅顔に）
奔騰決死意氣高（たぎる決死の意氣高し）
雄魄南臺白虎唱（雄々し南臺白虎隊）

除南師本科師生（含附屬國民學校教師）成立綱島隊外，另原為屏東師範學校的南師預科，也在全國性的學徒動員中成立學徒兵組織。據 1943 年起擔任南師預科之體操科教師生崎利雄的回憶，謂當時為防備美軍登陸，所以在屏東分校的南師預科（含舊制講習科）學生悉數被編入到第 19700 部隊，學徒特設警備隊第 537 大隊之第五中隊。大隊長為原花蓮港中學教師，後為南師預科配屬將校之加藤謙一中尉，第五中隊中隊長則為廣島縣吳市出身的濱崎中尉，至於班長則為生崎利雄本人。該學徒隊之駐守地為高雄州潮州郡盛產香蕉的頓物潭部落，學徒兵在旱田上自搭營房、開伙，白天挖壕洞，並以戰車爆破為主要訓練工作，至於晚間則主要為夜間警備工作。⁶⁹

據當時就讀南師預科陳天河的回憶，謂開學後的學校生活並不輕鬆，當時屏東蚊子多，同學吃瘧蚊叮咬過的香蕉後，多人得到瘧疾。而白天除了上課之外，還要抽空去挖防空壕，夜裡還得躲空襲，不幸屋漏偏逢連夜雨，美軍 B-29 轟炸機轟炸學校宿舍，燒夷彈猛下，爆發一陣又一陣的火焰與巨響。至同年 6 月中旬，全班 40 名學生

窓會會報》，第 56 號（1999 年 2 月），頁 11。

⁶⁸ 臺南師範同窗校史會編輯委員會，《ああわが母校臺南師範（下）》，頁 383-384。

⁶⁹ 生崎利雄，〈予科、講習科學徒出陣〉，收入臺南師範同窗校史會編輯委員會，《ああわが母校臺南師範（下）》，頁 514-515。

奉命當學生兵，自己因為瘡疾生病晚 10 天才報到，結果成為二等新兵，除要服侍老兵外，見面還要敬禮。此外，舉凡隊上清掃、燒洗澡水、提飯桶等粗重工作都落在他身上，感到十分辛苦，而最難捱的就是飯不夠吃。⁷⁰ 擔任學徒兵的苦楚，父母親其實也看在眼裡，所以南師臺語科教師陳保宗見其孩兒陳師熙亦擔任學徒兵，無法與家人團聚，甚有感懷，遂賦詩一首：「熙兒也入學徒兵，停課掘壕校作營，深夜順機來會晤，匆匆幾句問家情。」⁷¹ 可謂道出戰時學徒軍事動員體制下父親對孩兒的不捨。

無獨有偶，其他師範學校被動員為學徒兵者亦有為文記述，如就讀臺中師範學校的臺籍前輩畫家張建牆，謂當時有嚴格的軍事訓練，還有軍事演習，包括夜間熟睡時的緊急軍事集合等。此外，如 6 月 10 日的陣亡將士追悼紀念日，也要實施實彈射擊，而在軍營的活動需接受嚴格管制，且採取學長學弟制，體罰甚為嚴厲。⁷² 此外，歷史學者王世慶（1928-2011）也回憶 1945 年 3 月入學臺北師範學校的情景，謂開學上課才兩週，所有學生便被召集為學徒兵，學校頓時成為軍營。⁷³ 召集後每日從事軍事訓練，背誦軍人勅諭、戰陣訓及步兵操典等，由於物資缺乏，每人僅分配到內衫及長內褲，並沒有正式軍服可穿。每天的任務就是在山腰挖掘壕洞或在路旁挖 3、4 尺深的章魚洞（蛸壺，たこつぼ），這種章魚洞既可充作防空洞，亦可當作埋伏之處，可舉取火藥與敵軍戰車作肉搏戰。⁷⁴

除師範學校外，在中學校部分亦有臺籍學生述及學徒兵的往事，如當時就讀臺中一中的林榮渠即提到，在升上四年級後全校學生被編組駐守在清水國小，每天都在山腰挖壕洞，準備與可能登陸之美軍決一死戰。⁷⁵ 而同校第十期畢業的校友陳逸雄也

⁷⁰ 陳天河，〈往事歷歷如繪〉，收入省立臺南師範學院九十年院慶特刊編輯委員會，《南師九十年》，頁 90。

⁷¹ 陳保宗，〈（十二）師熙（2）〉，收入臺灣總督府臺南師範學校同窗會，《南師同窓會會報》，第 30 號（1985 年 10 月），頁 11。

⁷² 張建牆，《福爾摩沙之夜——一位臺灣八十歲老人的回顧》（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8 年），頁 343。

⁷³ 周婉窈，《臺灣史開拓者：王世慶先生的人生之路》（新北市：新北市政府文化局，2011 年），頁 48。

⁷⁴ 許雪姬等訪問，《王世慶先生訪問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年），頁 61-62。

⁷⁵ 林榮渠，〈希望〉，收入臺中一中校友會編，《臺中一中校友通訊》，第 11 期（1996 年 5 月），頁 16。

說：「我們幾乎每天都上山挖塹壕，據說是要準備迎擊美軍登陸。」⁷⁶ 至於北部的臺北一中亦有記載，如 1945 年僅修完 4 年課業即與上一屆學長同時畢業之林彥卿就在自傳中說道，由於戰事逆轉，動員漸及於青年學生，他於 1945 年 3 月畢業後原本想繼續攻讀醫學校，但可惜還未上過一次課，就在 3 月底被徵召為學生兵，屯駐於八里觀音山，被編入的部隊是對抗戰車的特設警備部隊，名為「荒川隊」。⁷⁷

與臺北一中同屬 13862 特設警備部隊的臺北高等學校，也有學生上井良夫回憶擔任學徒兵時的情景，謂自 1945 年 4 月 1 日起，該部隊即開始屯駐八里庄（今新北市八里區）以阻止美軍登陸，學生日以繼夜在海岸挖掘蛸壺與戰車壕，唯作戰所需裝備僅有不能擊發的三八式步槍及短劍而已。至 5 月初，部隊渡過淡水河，從新北投穿過硫磺谷，分別屯駐陽明山、七星山與大屯山等地，行徒手與持槍教練，特別是美軍登陸時的爆破練習，每位同學於竹竿尖端掛著圓錐形炸彈，躲在蛸壺裡等待戰車經過時加以破壞，多數學生均待在駐守地直到日本戰敗。⁷⁸

無論是在學校抑或派駐他處進行防禦工事的學徒兵，由於此時日軍已是夕陽餘暉，雖然日本政府明知這些學徒兵無法與美軍正規部隊對抗，武器亦不如美國，誠如畢業於臺北一中的臺籍生林燕卿所言，即便「對抗敵軍戰車營的部隊只有兩座明治時代出產的戰車砲，而士兵所用者則是每扣一次扳機即需填發一次子彈之三八式步槍，身著將校制服的軍官讓人感覺像個商人，一心只在意如何探詢逃生之路。」⁷⁹ 但挖壕溝、布海防、炸坦克之各種防禦工事，還是在日本政府強力規訓下被徹底要求執行。

所幸，盟軍最後並未選擇登陸臺灣，否則學徒兵犧牲者不知凡幾，畢業於 1943 年南師演習科的日籍校友中田博久曾有中肯評述，謂 1945 年 3 月在總動員令之下，全校學生變成軍人，同時市內所有中等以上學校的高年級生亦同樣成為軍人。在硫磺島陷落後，美軍原開始急於進攻臺灣與沖繩島，但最後因塞班島的陷落，致美軍決定

⁷⁶ 陳逸雄，〈八十年來的世界 八十年來的臺灣與一中〉，收入臺中一中校友會編，《臺中一中校友通訊》，第 10 期（1995 年 5 月），頁 60。

⁷⁷ 林彥卿，《無情的山地》（臺北：作者自印，2003 年），頁 119。

⁷⁸ 上井良夫，《七星ガ嶺に霧まよふ》（1996 年），頁 12-14。轉引自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與菁英養成》，頁 230。

⁷⁹ 林彥卿，《無情的山地》，頁 429。

以沖繩島為目標，而在臺灣本島進行防備的南師綱島隊也才免於災難。⁸⁰

伍、結語

自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後，臺灣進入到戰時體制，日本為求皇國思想體現與軍事戰鬥防衛任務的承接，對南師學生的各種規訓與動員可謂增多趨繁。日人如此作為，其目的除培養忠臣良民與灌輸愛國思想外，更重要者即是使師範生能成為日本母國對外發動戰爭的協力者，並共同擔負起戰爭的責任。然因戰爭不斷失利，為補充漸失的戰鬥人員與迎戰盟軍可能的登陸攻擊，日本不但修訂含「兵役法」、「陸軍召集規則」、「陸軍特別志願兵令」、「決戰教育措置要綱」在內之各種法規，減少在學生應有之緩徵與役期縮短權利，還縮短修業時程，提早讓學生畢業，使學營通往軍營。在「國家總動員令」的體制下，已屆兵齡之役男以「學徒出陣」名義，在接受短期訓練後，分發至各部隊進行戰鬥防衛任務，或全身而退或戰死沙場。至於未達役齡之在校生，也以學校為單位，將其編組成學徒隊，負責臺灣本島的警備防衛，加強盟軍可能登陸時的防空與陣地構築訓練。

就軍事訓練與動員的結果而言，隨 1925 年起配屬將校與軍事課程教練科的出現，南師學生在中日戰爭爆發前可謂已熟悉各種軍事操練，進入到戰時體制，尤其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透過各種軍事訓練與動員，其軍事技能更是被不斷強化，其結果如同黃金麟所言：「（太平洋戰爭）這個急驟的轉變不但造成軍訓體制和學徒兵的出現，也讓軍事作戰和防衛技藝變成日常的知識和動作。除了勞動力的奉獻外，學習迎戰美軍的攻擊變成每個人的新義務。」⁸¹ 由於此時學校教育在極端國家主義政策主導下，並透過嚴格的軍事管理，故無論就軍事訓練或軍事召集而言，可謂已達一定的效果。雖然最終日本戰敗，但就此等受過日治末期嚴格軍事規訓的南師學生而言，除教育專長外，顯然也已具備高度的軍事動能。不過，若單就學徒兵的功能而言，雖然

⁸⁰ 中田博久，〈會報 31 号讀〉，收入臺灣總督府臺南師範學校同窗會，《南師同窓會會報》，第 32 號（1986 年 12 月），頁 5。

⁸¹ 黃金麟，《戰爭、身體、現代性：近代臺灣的軍事治理與身體（1895-2005）》（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9 年），頁 107。

南師網島隊擁有正式部隊的編制與駐防地，也透過各種陣地構築工事強化防禦能力，然因武器裝備不足與缺乏實戰經驗，是以其功能恐如徐聖凱所言：「這些學徒隊在形式上具有正規軍隊的組織、任務與目的，性質上以構築防禦工事為首要任務，可視為正規軍隊的輔助戰力，但對整體戰局缺乏實質性的影響。」⁸²

若就軍事訓練與動員的感受與回應而言，由於軍事訓練的嚴苛，已有不少學生發出「不甚愉快」、「過度勞累」，甚至「染病」之說。進入戰時體制後，因糧食短缺，配給不足，面對學校各種軍事訓練活動的強力實施，學生體力勞動付出較以往為多，此對身體正值發育的南師學生而言多有苦痛，也因此常是回憶時最不堪與最難忘懷者。至於對戰爭的感受，由於戰爭本就無情，自 1941 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隨戰爭愈趨激烈，南師學生也逐漸感受到實際戰爭的氛圍與來臨。在歷經各項軍事訓練強化與學徒出陣或學徒隊的任務後，其心境或許就如同 1942 年畢業的田島久生回憶所言，謂戰時的色調漸漸擴及學校時，宿舍生活已如同軍隊一般，過去所懷念的鈴聲皆由喇叭聲所取代，日常生活就是對空監視、築防空壕及祈願戰勝。而每回看到返回臺南空軍基地的日本戰機比出發時減少，且盡是布滿油漬與彈痕時，就知道日本敗象已近。總體而言，回想起在南師求學時的遭遇，感覺戰爭所帶來的無非就是「悲慘」與「愚昧」。⁸³

⁸² 徐聖凱，〈二次大戰末期的學徒兵——臺北高等學校及一三八六二部隊為例〉，收入高雄市關懷臺籍老兵文化協會等主辦，《臺灣近代戰爭史（1941-1949）第二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高雄市國際臺籍老兵文化協會，2012 年），頁 83。

⁸³ 田島久生，〈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收入臺南師範同窗校史會編輯委員會，《ああわが母校 臺南師範（下）》，頁 486。

徵引書目

一、檔案及公報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徵兵適齡ニ當ル一年現役兵取扱ニ關ルス件通牒（臺北臺南師範學校）〉。

《臺灣總督府官報》，1942、1945 年。

《臺灣總督府府報》，1942 年。

二、史料彙編

文部省，《學制八十年史》。東京：文部省，1954 年。

文部省，《學制百年史資料篇》。東京：文部省，1972 年。

三、學校刊行品

中村健樹編，《昭和 20 年卒業同期生史》。臺南：臺南師範學校，1987 年 10 月。

省立臺南師範學院九十年院慶特刊編輯委員會，《南師九十年》。臺南：省立臺南師範學院，1988 年。

張清榮主編，《南師壹百年》。臺南：臺南師範學院，1998 年。

臺中一中校友會編，《臺中一中校友通訊》，第 10 期（1995 年 5 月）。

臺中一中校友會編，《臺中一中校友通訊》，第 11 期（1996 年 5 月）。

臺南師範同窗校史會編輯委員會，《ああわが母校臺南師範（上）》。出版地不詳：臺南師範同窗會，1980 年 9 月。

臺南師範同窗校史會編輯委員會，《ああわが母校臺南師範（下）》。出版地不詳：臺南師範同窗會，1980 年 9 月。

臺灣總督府臺南師範學校同窗會，《南師同窓會會報》，第 30 號（1985 年 10 月）。

臺灣總督府臺南師範學校同窗會，《南師同窓會會報》，第 31 號（1986 年 5 月）。

臺灣總督府臺南師範學校同窗會，《南師同窓會會報》，第 32 號（1986 年 12 月）。

臺灣總督府臺南師範學校同窗會，《南師同窓會會報》，第 35 號（1988 年 6 月）。

臺灣總督府臺南師範學校同窗會，《南師同窓會會報》，第 36 號（1988 年 12 月）。

臺灣總督府臺南師範學校同窓會，《南師同窓會會報》，第 37 號（1989 年 6 月）。
臺灣總督府臺南師範學校同窓會，《南師同窓會會報》，第 38 號（1989 年 12 月）。
臺灣總督府臺南師範學校同窓會，《南師同窓會會報》，第 51 號（1996 年 6 月）。
臺灣總督府臺南師範學校同窓會，《南師同窓會會報》，第 56 號（1999 年 2 月）。

四、文集、回憶錄、訪談錄

周婉窈，《臺灣史開拓者：王世慶先生的人生之路》。新北市：新北市政府文化局，2011 年。
林彥卿，《無情的山地》。臺北：作者自印，2003 年。
張文義，《回首來時路——陳五福醫師回憶錄》。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1996 年。
張建牆，《福爾摩沙之夜——位臺灣八十歲老人的回顧》。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8 年。
許雪姬等訪問，《王世慶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年。
臺灣會，《あゝ臺灣軍：その思い出と記録》。臺北：南天書局複印，1997 年。

五、報紙

《朝日新聞》，東京，1943 年。
《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4-1943 年。
《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臺北，1934-1936 年。
《讀賣新聞》，東京，1943 年。

六、專書

古野直也，《臺灣軍司令部（1895-1945）》。東京：國書刊行會，1991 年。
田中一二編，《臺灣年鑑》，昭和 12 年版。臺北：臺灣通信社，1936 年。
寺田近雄著，廖為智譯，《日本軍隊用語集》。臺北：麥田出版社，1999 年。
朱佩琪，《臺籍菁英的搖籃：臺中一中》。臺北：向日葵文化公司，2005 年。
佐藤源治，《臺灣教育の進展》。東京：大空社，1998 年。
何義麟、簡宏逸編著，《圖說臺北師範校史》。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13 年。
尾形裕康，《日本教育通史》。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80 年。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公司，2003 年。

宮原誠一，《教育史》。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1963 年。

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與菁英養成》。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12 年。

高橋英男，《臺灣における「學徒兵」召集の實態とその法的背景》。東京：著者自印，1998 年。

現代法制資料編纂會，《戰時・軍事法令集》。東京：國書刊行會，1984 年。

黃金麟，《戰爭、身體、現代性：近代臺灣的軍事治理與身體（1895-2005）》。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9 年。

蜷川壽恵，《學徒出陣：戰爭と春春》。東京：吉川弘文館，1998 年。

遠藤芳信，《近代日本軍隊教育史研究》。東京：青木書店，1994 年。

鄭麗玲，《臺灣第一所工業學校從——臺北工業學校到臺北工專（1912-1968）》。臺北：稻鄉出版社，2012 年。

謝濟全，《山子頂上的草根小紳士：日治時期嘉義農林學校之發展》。臺北：稻鄉出版社，2009 年。

七、會議論文

吳文星，〈日治時期舊制臺南師範學校之探討（1899-1904）〉，收入張清榮主編，《南師壹百年》。臺南：國立臺南師範學院，1998 年。

徐聖凱，〈二次大戰末期的學徒兵——以臺北高等學校及一三八六二部隊為例〉，收入高雄市關懷臺籍老兵文化協會等主辦，《臺灣近代戰爭史（1941-1949）第二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高雄市關懷臺籍老兵文化協會，2012 年。

鄭政誠，〈準軍人的養成——日治時期臺灣中等學校的軍事訓練〉，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主編，《日據時期臺灣殖民地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年。

八、未出版學位論文

李國生，〈戰爭與臺灣人：殖民政府對臺灣的軍事人力動員（1937-1945）〉。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年。

蘇曉倩，〈身體與教育——以日治時期臺灣實業學校的身體規訓為例（1919-1945）〉。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